

随笔

以云为伴

梅桑榆

我喜欢看云。幼年时多幻想,喜看云无穷之变幻,于风起云涌,雨霁云停之时,我常仰望看天,看那黑色、灰色、白色以及绚烂多彩之云在空中涌动开阖,亦卷亦舒,且将我的想象赋予那无心之物,默念其像狮、像虎、像龙、像兔、像奔马、像走狗、像雪峰、像黑崖、像厉鬼、像仙子……看云之全神贯注的程度,远胜于听老师讲课与做作业。李白有诗云:“白云见我,亦为我飞翻。”而我却觉得那满天的云竟似乎见我,看它们,而为我殷勤飞翻变幻矣。

幅绝不相同的图画,各具其美:云淡天高,雨霁风止是一种美,云如涌潮,雨如散丝又是一种美;红云似火,气烧天地是一种美;纤云似卷,明月舒波又是一种美;孤云独闲,众鸟飞尽是一种美,晚霞千片,秋雁成行又是一种美……云为天衣,万里无云,碧空如洗固然也美,但苍穹却因少了云而变成了没有任何装饰的裸体,无论是人诗还是入画,都可能使人感到一种缺憾。

变幻无定的云常能引起我的遐思冥想,可以使我的想象力相对得以发挥。我多年前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我不停地写着,思路断了,我就抬头望望窗外的云天。这时我会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就立在那儿,小说中那个想象的世界就在那儿,千军万马在那里驰骋,山水田园在那里再现,人物由小渐大,

向我走来,走来,于是我重又俯身奋笔疾书……”

大自然亘古如斯,变幻无定但却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云可以给看云者一丝“前可见云云,后可见来者”的慰藉。历史的种种画面,只能借助史籍做间接的想象,而无论是沙场鏖兵,还是长亭送别,古人头顶上的云,是可以我们头顶上的云直接填充的。多年前,我因事去咸阳,当我乘车奔驰在咸阳的郊野上时,我望着车窗外的蓝天白云,不禁想起秦始皇称霸王,刘项亡秦的时代,两千多年前,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不正是在这蓝天白云之下上演的吗?陶渊明诗云:“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现在看来,望云怀古,不仅仅是古人独有的心境。

云的变幻,往往能够影响人的情绪。“黑云压城城欲摧”给人以压抑之感,甚至会令人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而置身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自然画面之中,即使不是“威加海内”的刘邦,心中大概也会油然冒出几分豪壮之情。古代一些文

人常喜借云起兴,赋诗作文。这些诗文至今仍具有颇强的感染力。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可以想见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志;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以感受亦官亦隐、吃斋念佛的王维悠闲自在的心境;读“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

外云卷云舒”,则可以了解《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淡泊无欲、超然世外的胸襟……



青城山色(国画)

星城

在湖畔,我不时仰望那忙碌且悠闲的鸟儿。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只知道它们的形态、啼鸣各异。不停地飞,也常常地唱。可以说一路飞翔,一路歌唱了。

散文

湖畔的鸟

苏连硕

竟有几次,就在我宁静地守望晨曦送别夕阳时,多情的海鸥,不经意间,倏然从我的胸襟间,亲近地打了一个旋儿,待我发现,早已飞向湖之上空了,我便惊喜地鼓掌、呼喊,太好了,感谢你,欢迎再来。已经离我而去的海鸥,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看到了我的欣喜,便用曼妙柔媚的鸣声亲切地回应了我。

无牵无挂,无拘无束,潇洒自由。飞翔剪影掠过我的视野,诗情画意留驻我的心房。像袅袅娜娜的风,像温温婉婉的雨,有了它,我心里滋滋润润,没有它,我心里空空落落。暮色降临,祝福晚安。曙色初升,带来祥瑞。晴日,披着霞,沐着风。雨天,敞开了歌喉,唱出了清脆的心声。风疾,一般的鸟都隐遁了,海鸥却依然在空中矫健地蜿蜒。翅膀显示着矫健,刚劲,身形张扬着大气,轨迹含蓄着智慧,上下转弯诠释着灵巧,浑身闪烁着灵动,歌喉洋溢着幸福。

风雨洗亮了眼睛。最是那转弯的一瞬间,划出了半个圆,半个弧线,无痕迹,却留下了足迹,掀起了波澜,荡起了诗情。

上苍啊,给我一双翅膀吧,我要飞翔。

形体的我,蠢笨臃肿,在平原上行走,而且跟踉趄趄,要飞,岂不是梦想么?

上帝给人以心在于记忆,给人以脑在于想象。那就叫我展开想象的翅膀,穿过晨曦与星光,将生命的光影留在湖畔,留在旷野,留在今天,留在未来,留在键盘。

灵感不会终止。想象没有归宿。我要飞得更高,飞向辽阔,飞向遥远,飞向空冥,飞向梦幻。



往事(水彩画)

刘一峰

郑邑旧事

竹川轶事

刘文泽

竹川位于荥阳市高阳镇310国道与小上铁路(小关—上街)交会处西里竹川村,有名胜四处,彼此距离不远。

竹竿园。相传为明代竹川营植。现有东、二、三、西四园,占地约300亩,幽径穿其间,矮墙围其周,修竹葱茏,嫩叶飘香,溪水叮咚,绿光闪烁。

逍遥观。位于村西半山腰,初建年代不详。元、明、清各代曾不断重修。山门“逍遥观”之斗大金字为清翰林院编修赵东阶所书,行如流水,洒脱凝重,给人以喜悦、刚毅、豪放、昂扬之感。“八角楼”等十二座殿堂依山趁势,错落有致,庄

严古朴,巍峨壮观;大门内正前方50米处的黄轳殿所在位置原为宋·郑国公王博文墓冢所在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草寇王大才盗发被迁往四所楼其父亲王世安(宋太子太师)墓下;明代《道遥观举废记》碑记载了竹川的风景名胜及“逍遥观”的兴衰史。清代《胎息经》碑有诗有文,但因风雨剥蚀,大多字迹已难于辨认。

太溪池。原有太溪、小溪两个山泉,20世纪60年代村民将二泉合为一池,四周有花栏相护,池水面积13亩。垂柳环绕,珍珠串串,碧波荡漾,玉藻丛生,山映水中,鱼戏树影,景致如诗如画。

皇太极平稳接班,成为后金国新一任领导人,开始处理后金圈子里的顶级大事。他知道他更像圈子里的办公室主任,圈子里大小事情的决策,都得把三大贝勒四小贝勒召集来,共商共议。

皇太极是对人生有追求的人,他可不想一直在圈子里当类似办公室主任的老大。

皇太极现在拣了个大汗当,但有名无实,手里没有让三大贝勒恐惧的家伙。他的小圈子,人手不够,权力不强,要是按照他的脾气办事,三大贝勒有能力,也有实力把他从汗位上拿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三大贝勒,各有各的小圈子,根本不是铁板一块。皇太极决定,他争取权力的第一步,就是向三个人手中权力“掺沙子”,稀释三人的权力,让更多人加入到领导班子。这样就不会发生三个人一联手,就把他否掉的事情。

在努尔哈赤去世一年前,也就是1625年,努尔哈赤最疼爱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中,阿济格和多铎已经执掌正黄旗和镶黄旗,唯有多尔衮没有。努尔哈赤便找理由把杜度降为普通贝勒,之后,把他排在多铎后面去了。

皇太极把圈子里的人分成三批。第一批里,有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个权高位重的人物。对这三个人,采取尊重、维护、谦让、团结的态度。同时,还要积极向他们小圈子里掺沙子,分化、瓦解、削弱他们的实力。一旦抓住他们的错误,就以维护大圈子利益的名义,狠狠打击。

第二批里,有硕托、阿济格、阿巴泰、杜度、多尔衮等人。对这些人,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观察中使用,在使用中观察。一旦发现有不能为己所用,便采取严厉打压措施。

第三批里,岳托、济尔哈朗、谭泰、德格类、萨哈麟、拜音图、巩阿岱、锡翰、满达海、洛托、佟养性、范文程、高鸿中等人,给予足够大的舞台和空间,人尽其才。有功时,毫不吝啬地奖励和晋升,同时在物质、精神上,给予关怀和照顾,使他们成为他的人。

皇太极要想成为圈子里说一不二绝对权威的人物,就得找机会搬倒三大贝勒,对其他各旗拥有掌控权。

另外一个人说:“我很欣赏富鱼这样的年轻作家,快意恩仇,活得干脆,有中古遗风,比起我来,我们这些油子,相形见绌,甘拜下风、望尘莫及了。”

郭力顺说:“两位老师可别这么说了,富鱼这小子要是受了你们的鼓舞,胳膊窝里能长出翅膀来,而那个谈主席我是特别了解的,绝对不能放过他。不管怎么说,富鱼最终也是斗不过他的,到头来受伤的指定是富鱼。”

富鱼不屑:“还是那句话,我本来就是那个平民,我就不信他能把我削职为民。”

郭力顺说:“你别逞能,事实证明文人斗不过当官的,哪怕老谈只是个县文联主席,我劝你还是偃息鼓,好好做你的七品文人,好好把编辑部主任这个职务接过来,跟他靠日子,他多大年纪你多大年纪,你靠也把他靠死。等到他退休了,天下就是你富鱼的天下,到那时候,你再替天行道,你再伸张正义。”

江大佑说:“鱼哥你得使劲……”江大佑的手机响了,是谈宁打过来的。谈宁找富鱼找疯了,四处打电话,凡是跟富鱼的哥们儿,而她又联系上的她都打了,打到江大佑这儿才算是对了。

江大佑把电话给了富鱼,富鱼马上就听到了谈宁的哭腔。富鱼不知道谈宁为什么哭,问谈宁到底怎么了。谈宁忽然不哭了,在电话里哭了一声,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现在好了,听到你的声音我好受多了,你忙你的吧。”说完这句话谈宁那边就把电话挂了,富鱼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脑子里一缕缕起雾。

那天晚上富鱼和江大佑都没有回县城,喝完酒,郭力顺安排他们俩在宾馆里陪省里的两个编辑科,郭力顺把他们带到宾馆,安排了两个房间,临走之前跟富鱼说,你们这两个就要风雅一下的话,你们就陪着出去转转。富鱼当然知道风雅一下是什么意思,跟郭力顺点头,说郭老师你放心,我指定侍候好他们。郭力顺走了,富鱼进了省里老师的房间,江大佑正给省里老师泡茶,富鱼坐下,问省里老师要不要出去听个歌跳舞?没等省里老师反应,富鱼又说:“要不就找几个女作家女诗人交流交流?”

十四 老谈和王老虎请纪检委老何公安局老沈吃饭,在政府街的一个狗肉

馆。场面上有王老虎在,老谈什么话都不用说,只忙着给老何老沈点烟倒酒就成。

王老虎说:“咱们这些同学里,就你们俩混得好,一个当了纪委书记,一个当了公安局长,往后得多方面照顾照顾我们家老谈。”

老何微笑着不言声,老沈看着老谈,话却是说给王老虎的。“咱们班的女同学里就你嫁得好,才子配佳人,谈主席可是才子,领导着一个文学艺术界,要说兵强马壮还是你们谈主席,他手下多少个协会?协会里能人可多了去了,也都是才子佳人。”

老沈赶紧谦虚:“哪能跟两位比呢,我手下都是虾兵蟹将,这年月,文学是啥连我这个当主席的都迷糊。”老何说:“老谈你就别谦虚了,文联那趟线上佳人谁都知道不少,你没听过沈局长的意思?”老谈没听出来,王老虎也没听出来,今天请他们俩,完全是拉拉感情,没有别的企图。听老何这么一说,老谈如坠雾里云中,王老虎似乎有点明白了。老沈的老婆去年肝癌去世了,现在正要单呢,听老何的口气,可能是老沈要找个人了。这么一想,王老虎就乐了,王老虎看了看老谈,看了看老何,然后把眼睛盯在老沈的脸上问老沈:“你一个人过没意思吧?”老沈笑了笑,没说啥,可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老何说:“沈局长工作压力那么大,身后没个女人不行,老人都过世了,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同学不给张罗谁张罗?”王老虎兴奋起来:“对对对,还真是我们这些做同学的责任。”说着,王老虎转脸看着老谈,意思是朝老谈要人,老谈立即推出来个人选来才好呢。可老谈琢磨琢磨,一时想不出这个人来。王老虎心下就有些跟老谈来气,怪他关键时刻顶不上去。老何和老沈都看着老谈,老谈拧着眉毛四处想,脑子走的脚步都能听得见,刷刷刷,沙沙沙,可就是万般地找不出个合适的人选。老谈自己也怪自己脑子笨,用手掌拍拍脑门子。老谈正挖空心思的当口,王老虎眼前一亮。“我想出来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王老虎这么一说,三个人立即用眼光把她包围了。

4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粗布书包,来到村办小学念书。我就读的学校地处穷乡僻壤,师资力量本就薄弱,再加上不久之后出现的“文革”乱局,教师队伍更是青黄不接。在诸多老师中,只有尚老师和李老师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往事漫忆

师恩难忘

郭法章

我入学的第二年,尚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尚老师名鹤翔,人如其名,温良儒雅。他大概有三十六七岁,说话轻声细语,对学生从未大声呵斥过。那时学校与其说是读书育人的地方,倒不如说是刀兵相见的战场。师生分成两派,你斗我,我斗你,谁占领的地盘大,谁动员的学生和家长多,谁就可以“占山为王”。李老是某造反派组织的掌门人,为扩大队伍,曾多次动员学生在师生中极有威望的尚老师入伙。然而,任凭李老磨破了嘴皮,尚老师丝毫不为所动,哪个派别也不参加,始终保持中立。

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上,多为领袖语录,再附加一些批判文章。尚老师曾私下对我说过,毛主席著作要学,但其他文学作品也要看。当时能够说出这种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那时文学经典已被当做封建糟粕付之一炬,就连《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也遭到批判,难觅踪影。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尚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心翼翼地从我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开红色封面,里面却是一首首手抄的古代诗歌。尚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实在找不到可读的课外书了。这是我凭记忆抄写的古代诗歌,你拿回去好好读读吧!”在这册“手抄本”里,有李白的《静夜思》,也有孟浩然的《春晓》,还有柳宗元的《江雪》以及广为流传的“锄禾日当午”……尚老师不但在每个字上面标注了拼音,还在每首

诗的后面写下了注释说明,并配上了形象鲜明的插图。白天上课时,我用心地去读毛主席的“老三篇”,到了晚上便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从“手抄本”里汲取着文学的营养。

尚老师为人和蔼,从不与人计较长短,但有一次却因为我,与李老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与同班同学大乾上山为生产队的牛打草。路过山坡旁一块红薯地,我俩好奇地顿顿:红薯苗已栽上几个月了,不知现在有没有结果?于是我们挑了一棵枝叶肥大的红薯苗,小心翼翼地扒了起来。而扒出来的红薯根上只是结了零碎的几颗如花生大小的果实。当时我正准备把扒出来的红薯重新埋入地下时,突然听到身后炸雷般地传来一声喝问:“你们在干什么?!”我俩扭头一看,原来是同校读书的五年级学生黑蛋。望着黑蛋刀子一样的眼神,我俩百口莫辩,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是好……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黑蛋却已向担任一校之长的李老师告了密,并添油加醋地说我俩每人偷了一大篮集体的红薯。李老师火了,几乎是吼叫着叫李老师说:“如果非要巡回批斗他们不可,我也陪着我的学生挨斗!”尚老师的据理力争下,李老师只好作罢。是年底,尚老师便调离了我就读的小学。

尚老师调走后,一直没有他的音讯。1978年12月,我应征入伍。时值

南疆战事正紧,亲戚朋友很为我担心。但由于部队地处海岛,交通不便,信件往来十分困难。忽一日,我收到一封落款为县教育局的来信,字迹非常熟悉。拆开一看,原来是已调入县教育局工作的尚老师从学区那里意外得知我参军的消息,又辗转打听到了我的通信地址。想不到时隔十余年,尚老师还依然牵挂着他的学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能够收到敬爱的老师充满鼓励和热切希望的来信,怎不令我分外惊喜和感动!自此以后,我们便一直保持联系。当我遇到失意坎坷时,是尚老师给了我一次次热情的鼓励;当我迈入人生的坦途时,又是尚老师不断给我敲响警钟,使我能够低调做人,谨慎处世。尚老师不仅是我知识的启蒙者,也是我人生的领路人。

几十年过去,很多世事都已化为过眼云烟,但我对尚老师的感念之情却愈久弥深……

揭秘杂俎

“天高地厚”科学解

王道清

“不知天高地厚”这句话是对那种无知无识、妄自尊大、毫无自知之明的一种通俗的贬称。但这,究竟有多高、地到底有多厚?但却非一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科普问题。

那么,天到底有多高、地究竟有多厚呢?天高,从地面算起,通常是指到大气层的高度。过去认为厚约800公里,以后探测到在距地面1000至2000公里处仍有空气存在。尔后根据人造地球卫星、宇宙火箭和宇宙飞船考察

的结果,在2000至1.6万公里的高空,仍然存在空气的痕迹。地有多厚呢?科学家们推断:根据地质结构,地球内部可分为地壳、岩石圈层、中间层和地核等不同性质的同心圈层。地壳在大陆上平均厚度60多公里。而岩石圈层是从地壳以下到深达1200公里处的圈层。在岩石圈层以下到离地面2900公里间,叫中间层或中间带。中间层以下到地球中心部分是半径达3471公里的核心,就是地核——外核平均厚2200公里,内核半径1270公里。目前,人类最深钻井为8至10公里,还远远没有突破地壳。

地有多厚呢?科学家们推断:根据地质结构,地球内部可分为地壳、岩石圈层、中间层和地核等不同性质的同心圈层。地壳在大陆上平均厚度60多公里。而岩石圈层是从地壳以下到深达1200公里处的圈层。在岩石圈层以下到离地面2900公里间,叫中间层或中间带。中间层以下到地球中心部分是半径达3471公里的核心,就是地核——外核平均厚2200公里,内核半径1270公里。目前,人类最深钻井为8至10公里,还远远没有突破地壳。